

柯錫金訪問南斯拉夫

畢英賢

前言

九月廿四日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A. N. Kosygin)率領外交部副部長、對外經濟關係國家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國家計劃局主席助理等訪問南斯拉夫，十月一日離去，為期一週。此次訪問的目的在加強長期經濟合作，解決某些個別問題以及討論東西方關係緩和的國際問題。此外，據說近來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因現屬南國的馬其頓(Macedonia)領土問題產生了新的緊張情勢；恰巧九月十八日，蘇俄共黨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 I. Brezhnev)突然訪問保加利亞。有人猜測，布某之行，在安撫保加利亞。

雖然，南斯拉夫官方稱讚柯某之訪問，是兩年前布某訪南之後，兩國關係發展中最重大的事件，但是當柯錫金抵達布爾格萊德時，並沒有歡迎他的羣衆和旗海。

不管怎樣，蘇俄欲與南斯拉夫維持一定程度的良好關係是可信的。誠如柯錫金在南斯拉夫的一次宴會上所說：「我們認為，蘇南合作乃是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重要一環。蘇聯將儘一切所能，使我們的合作更加有利……①。」

俄南間崎嶇的友誼之路

事實上，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南間的友誼之路是崎嶇的、坎坷不平的。一九四八年史達林與狄托翻臉成仇。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奪得政權，開始與南修好。一九五五年赫某親訪南斯拉夫，發表俄南聲明，確定兩國其後相處的原則。赫某的負荆求和，是俄共向其附庸委屈求全的開始。誰知一九五七年俄南關係風波再起。

當時，赫魯雪夫眼看附庸集團內情勢不穩，俄共內部意見分歧，決心重振俄共聲威。他擬制了一個關於團結各國共黨的文件，準備乘「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慶典時要求各國共黨簽字。在這個文件中，特別指責了修正主義②。這種指桑罵槐的作法，使狄托不僅大吃一驚，而且甚感失望。一九五八年南共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狄托乘機把自己的獨特形式的共產主義宣佈於世，他所制定的南共新綱領無異是南斯拉夫政治與思想的獨立宣言。

這次分裂甚為溫和，而共匪却半路殺出，攻擊南共。一九六一年狄托參與組織不結盟國家，俄共表示支持。同時，當年十月俄共召開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匪俄爭執公開。基於這些條件，狄托又慢慢轉向蘇俄，俄南兩國關係也逐漸好轉。一九六八年八月，蘇俄軍隊率領部分華沙公約國家的軍隊武裝干涉捷克斯拉伐克內政。共匪大加攻擊不在話下，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也有物傷其類之感。其後，蘇俄又弄出「有限主權論」，更加引起狄托的不滿。

一九七一年六月羅共頭子、八月南斯拉夫外交部長相繼訪問匪區，使俄共大加警惕。九月蘇俄共黨頭子訪問南斯拉夫，再度修好關係。於是，「兩國成功地克服從前的不信任，廣泛地發展關係」③。

左右搖擺的對外關係

目前，歐洲的和解正好適合南斯拉夫的對外政策。美蘇關係改善與東西關係緩和使南斯拉夫在貿易上有了最大限度的彈性，也使其遭遇來自蘇俄的軍事威脅的可能性減至最小。雖然在口頭上，南共領導說，軍事威脅係來自西方，但他們心裏明白，軍事威脅主要的是來自蘇俄。南斯拉夫支持歐洲安全會議，期望此一會議能導致東西間進一步的緩和，同時也給予東歐國家更

多的自治。

關於北大西洋與華沙公約組織相互平衡裁軍問題，南斯拉夫人公開表示，他們希望雙方將削減歐洲的軍隊，最後美俄將自己的軍隊撤回本土。但是，一些南斯拉夫官員私下表示，他們對美國勢力完全撤離歐洲這一可能深懷憂慮。如果，在歐洲沒有一個超級大國與蘇俄相抗衡，對歐洲國家實在不利。

南斯拉夫是不結盟集團主要的一員，也是這個集團中唯一的歐洲國家。狄托本人是不結盟發起人之一，第一次不結盟國家會議於一九六一年九月在南國首都召開。此外，不結盟國家曾於一九六四年在開羅、一九七〇年在拉薩克召集會議。最近一次是本年九月上半月在阿爾及爾舉行，有七十六個國家參加。會議討論主題之一，是中立化地中海，美俄軍事力量從地中海地區撤走，此點頗迎合南斯拉夫的興趣。

南斯拉夫對外關係忽東忽西，但是其立足點堅守着不結盟。目前，南斯拉夫國內政治情勢正在波動中，其政府採取不結盟政策，使其對外政策不致成爲政爭的主題。

兩國現存關係與合作

在最近兩年內，南俄關係有了顯著的改善。去年蘇俄給予南斯拉夫五億四千萬美元的貸款。這筆貸款並不表示，南斯拉夫重返蘇俄集團；也不表示蘇俄能夠利用貸款贏得其在南斯拉夫的政治影響力。在過去，南國也曾接收蘇俄貸款，但從未變更其基本政策。此外，南斯拉夫也是小心翼翼的，因爲按照過去記錄，蘇俄並不是一個信譽卓著的債主。有的時候，俄政府不容分說地取銷一筆貸款；有時候，由於南國變更優先次序或未能達成償還協議，祇提供所承諾的貸款的三分之一^④。自然，蘇俄給予貸款也有其充份的經濟理由。它可藉南國的償還款項購得南斯拉夫的原料（如：鐵礬土、銅、鉻鋼）和製成品（如：船隻與電氣品）。

在報導柯錫金訪南時，蘇俄引用南斯拉夫「戰鬥報」(Borba)的話說，過去一段時期內，俄南兩國與兩國的黨，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合作中，在研究和交流社會主義建設的合作中，取得很大的、積極的進展。雙方經濟合作

也得到快速發展。如果在前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俄南之間每年度平均貿易額爲五億美元，而一九七二年已達到六億八千九百萬美元。在今年的頭兩季內，達到三億五千萬美元。現在，蘇俄在南斯拉夫的出口中佔第一位，在外貿平均表上佔第三位^⑤。

蘇俄部長會議主席在訪南期間也提到兩國經濟關係的發展。他說：「在現今的一個五年計劃之內，兩國貿易總額已增到一倍半。在蘇聯的協助下，在南斯拉夫領土上正在建設或重建九十多個工業企業。這些企業開工後，將會大大地增加這個國家的鋼產量，鐵、鉛鋅礦與鐵礬土的開採。這也將給予數萬南斯拉夫工人以工作機會。這種合作對雙方都有利。例如，蘇聯可從南斯拉夫輸入更多的有色金屬、造船工業產品、化學與製藥工業產品，人民日用品^⑥。」

但是，在一九七三年，雙方經濟關係並不出色，例如五月底「戰鬥報」說，「南斯拉夫與蘇聯間的經濟關係的景象……不像五個月前那麼美好……」據估計，今年兩國間的貿易與去年比較可能下降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蘇俄向南斯拉夫所輸出的半製成品與原料對世界物價與貨幣危機皆極敏感，而蘇俄方面對某些原料的輸出採取了極爲嚴格的管制政策，或者希求調整價格以補償其因國際貨幣市場危機而遭受的損失^⑦。

此外，南斯拉夫方面因缺少基金，請求蘇俄就蘇俄投資的建設項目給予額外貸款，也沒有結果。在生產合作方面「也很難說是成功的」，因爲在這方面真正已獲成就的合作祇有汽車製造廠。南斯拉夫抱怨蘇俄在履行協議時頗缺少彈性。例如，經協議，由南斯拉夫人在俄境黑海地區建造很多旅館。但是，到現在尚未實行，其原因是蘇俄引用了自己的一項法規，「按照該法規凡是工程師、技術員及工人的工資皆按照十五年前的水平確定。」南斯拉夫建築者不能接受這些條件。「這一事例可以作爲了解其他一些問題的鑰匙。」因此，南斯拉夫的評論者認爲：「同蘇聯的經濟關係必須在現代的基礎上達成，凡是阻礙進一步發展的事物應予更張。^⑧」

友好訪問與聯合公報

柯錫金訪問南斯拉夫在經濟合作上發生多少爭執與解決了多少問題，在

官方文件中尙未見到，事實也不大可能見到。不過雙方所發表的聯合公報說，雙方在「友好的氣氛中，本着相互諒解與坦誠的精神」進行會談與談判；同時「全面檢討了兩國合作的現況與進一步發展的可能」⑩。

幾經磋商之後，雙方覺得有必要「進一步加強以發展汽車、電子、機器建造工業及其他部門之生產合作，加強輕工業、冶金、農業、運輸及觀光事業之合作」。這段文字看來似乎是雙方表達的決心，但是參看一下「戰鬥報」所作的檢討，就會明白，這是蘇俄給予南斯拉夫的新的承諾或保證。

根據公報，爲了擴展雙方經濟關係，今後將重視（一）兩國計劃與外貿機構的相互磋商，（二）簽結關於認真合作的長期協定，（三）促使俄南經濟合作委員會的活動積極化。公報自然未曾談到去年蘇俄所應允給予南斯拉夫的五億四千萬美元的貨款，雙方在這方會起爭執，到現在才有極小部分准予動用。

關於雙方黨政關係，公報沒有新的說明，僅重申一九五五年的「蘇南聲明」，一九七一年的「共同聲明」與一九七二年的「聯合公報」所確定的原則，諸如尊重主權、平等與不干涉內政等原則。顯然，在柯錫金訪問期中，雙方對一些理論問題與社會制度問題都避而不提；事實上，柯錫金也不是這種角色。

公報提到：「爲了進一步發展關係，爲了客觀地、全面地和善意地宣揚蘇聯與南斯拉夫人民的生活，雙方同意，舉行關於簽結新聞活動，以及文化、科學與教育合作協定之談判。」據外電報導，這一段係南斯拉夫強烈要求後，始加入公報⑪。可以預測，這類談判可能會舉行，但其結果殊難逆料，尤其是新聞活動方面。兩者比較，南斯拉夫是一個比較開放的社會，不但外人入境簡便，南國人民出入國境亦很自由，例如，在西德就有四十萬南斯拉夫工人，他們返往國境甚少限制。此外，南斯拉夫對言論之控制亦不及蘇俄嚴格。因此，蘇俄願意不願意與南斯拉夫彼此作對比程度的新聞活動是令人懷疑的。

在國際問題上，就公報看來，雙方意見似乎是一致的。至少在下列幾個問題上雙方立場一樣：

——他們準備全力促使歐洲安全會議開得成功；

——他們認爲國際安全應該是全球性的，不應爲一小批國家或一些大國

所壟斷；

——反「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是爭取全世界和平與進步的鬥爭的一部分；

——帝國主義與反動勢力仍在強烈反對國際緊張的緩和；

——在智利事件上，雙方譴責智利「國內反動派」與「外國帝國主義勢力」；

——積極評估阿爾及爾不結盟國家會議的結果及其重大的國際意義；

——在中東問題上，支持阿拉伯國家；

——支持中南半島人民「爭取完全獨立」；

——籌備召開所有國家都參加的世界裁軍會的時刻業已來臨。

可以理解，柯錫金與南斯拉夫領導間不是對每一個國際問題都是意見相同；也可以理解，那些彼此意見不同的問題是不被公佈的。

結束語

從蘇俄近年來的慣例來看，柯錫金的訪問遠不如蘇俄共黨頭子布里茲涅夫訪問的意義大，相形之下，這是次一級的訪問。事實上，蘇俄部長會議主席這次走訪南斯拉夫，其目的在解決雙方關係，尤其是經濟合作關係中的一些實際問題，並未涉及兩國關係或兩黨關係中基本原則問題。

外電傳云，此行目的之一在斡旋南保之間的馬其頓領土爭執問題。在有關於柯錫金訪南的主要文件中，幾乎找不到任何暗示。不過，在布里茲涅夫同保加利亞共黨頭目齊夫可夫於九月廿二日所公佈的公報中，布里茲涅夫稱讚保加利亞「一貫致力於巴爾幹和整個歐洲的和睦關係」⑫。如果真有問題，也被蘇俄暫時壓抑下去。

從目前俄南關係跡象看，蘇俄對南斯拉夫的期望不大。其一，維持目前的關係不使決裂，不使過份親西方，不使過份親共匪。其二，利用或通過南斯拉夫進一步拉攏或利用不結盟國家，如今不結盟集團已有七十六個國家，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其三，在外交陣線上使南斯拉夫與蘇俄站在一起。其四，在蘇俄自己所選擇的條件下與南斯拉夫經濟合作，使南斯拉夫在經濟上慢慢依靠蘇俄。

所在，乃在於思想上之不同，但其為維持獨裁政權之目的則無任何疑義。毛匪遵循列寧之建黨學說仿效俄共初期之社會民主工黨，組織所謂「布爾塞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實行全體主義之獨裁制度。黨的政綱、政策變成偽政權之法律，顯現毛共獨裁政權之本質，把法律認為是捍衛政權之存續，非在於維護人權之尊嚴，此點與一般民主自由國家重視政權與人權之法律觀，迥然不同。同時更把法律認為是階級鬥爭之工具。所謂「階級鬥爭」是以法律作為鬥爭之工具，以類推適用加諸罪名於「階級敵人」。如周匪恩來於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匪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報告稱「林彪一直發展到一九七〇年八月，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動反革命政變未遂。一九七一年三月，制訂五七一工程紀要，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九月八日，發動反革命政變，妄圖謀害偉大領袖毛澤東，另立中央，陰謀失敗後，九月十三日私乘飛機投奔蘇修，叛黨叛國，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林彪就是要適應國內外階級敵人的需要，跟着蘇修的指揮棒，妄圖『說出自己決定性的話』」狠狠的對林彪定罪，此為其典型的例子。無產階級專政之對象，除政治犯外，還兼及一般刑事犯及國外敵人。

戰後美國學者稱蘇俄及其他共產國家之國家體制為全體主義者，並非無故。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之德國及意大利之法西斯主義均以全體（意大利為國家全體，德國為民族全體）為其指導理念，而以普遍較特殊為優先之普遍主義，作為反自由主義的、反民主主義的、權威主義的基本思想，對基本人權作野蠻的攻擊。毛匪之「新民主主義論」、「論人民民主專政」而高唱「人民民主主義」者，亦係披掛「人民」之外衣，而行其獨裁專政之實，中共「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二條規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為目的之各種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條例治罪」，為其明顯之例證。同法第十六條「以反革命為目的之其他罪犯未經本條例規定者，得比照本條例類似之罪處刑」之規定，與法西斯主義政權利用國家民族全體之名，以刑法上之類推適用之規定鎮壓及鬥爭異己者相同。

目前，各國刑法典大部分均揭載「罪刑法定主義」之原則，即使蘇俄及東歐附庸國家亦重視「犯罪構成要件」作為維護法的安定性、保障人權之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還隨着人權之高漲，世界人權宣言亦將維護刑事被告權利之罪刑法定主義併入宣言之中，成為不能抗拒之潮流。惟獨中共刑

罰法規却依然保留民主國家或共產國家業已摒棄之「類推適用」之殘渣，大事渲染，倒行逆施。就毛匪繼承馬克斯之革命理論，強調「不斷革命論」，周匪在結束「林彪事件」報告後，亦特別強調「階級鬥爭的長期性」，他說「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將長期存在，還會出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還會出林彪、王明、劉少奇、彭德懷、高崗……這一類人物」，並強調「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就其實施暴力革命、權力鬥爭之情形而觀，懲治反革命條例或其他刑罰法規上之類推適用之規定，將永無廢止之一日。依「物極必反」之原理，此亦為註定其暴政必亡之原因。

上接第70頁

在南斯拉夫，其對外關係堅持不結盟立場，其國內則貫徹「自管」(Self-management)社會主義特性，而且兩者是相關聯的。今年春，狄托特別強調：「南斯拉夫絲毫不考慮變更其自管社會主義發展或不結盟政策。」但是，一些敵人視南斯拉夫的「獨立的、自管的社會主義」為其眼中釘，「他們試圖給予我們最大的傷害」^⑩。南斯拉夫對蘇俄的懷疑與戒心是歷史性的，縱然蘇俄已無侵南之心，南斯拉夫的疑慮也非在短期內可以消失的。

註① 柯錫金的講詞，蘇俄「消息報」，一九七三年九月廿六日。

② 「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宣言」，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③ 南斯拉夫「政治報」，一九七二年六月六日。

④ 「當代歷史」月刊，第六十四卷第三八一期（美國費城，一九七三年五月），第二〇三頁。

⑤ 「蘇南合作發展的前途」，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三年九月廿六日廿時半播。

⑥ 同註①

⑦ 南斯拉夫「戰鬥報」，一九七三年五月廿八日第三頁。

⑧ 同註⑦。

⑨ 「蘇南聯合公報」，「消息報」，一九七三年十月二日，第一頁。

⑩ 合衆國際社布爾格萊德電，「中國新聞報」（英文），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

⑪ 「蘇共總書記布列茲涅夫在保加利亞的友好訪問」，「真理報」一九七三年九月廿二日。

⑫ 「四月廿二日狄托關於外交與內政的聲明」，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布爾格萊德「南斯拉夫通訊」廣播。